

書
~~139~~
~~35~~

14
139
35



曾 4
門 109
號 35
卷

靈鬼志

唐 常沂撰

韓重

吳王夫差小女曰玉，年十八，童子韓重，年十九，玉悅之，私交信，問許爲之妻，重學於齊魯之間，屬其父母使來婚，王怒，不與，玉結氣死，葬閭門外，三年，重往問其父母，父母曰：王大怒，玉結氣死，已葬矣，重哭泣哀慟，具牲幣往弔，玉從墓側形見，謂重曰：昔爾行之後，令二親從，王相求，庶必克從，大願不圖，別後遭命，奈何！玉左顧死頸。

而歌曰南山有鳥北山張羅志欲從君誰言孔多悲結
生疾沒命黃墟命之不造宛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為鳳
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
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當暫忘歌畢歔歔涕流不能目
勝要重還家重曰死生異道懼有尤愆不敢承命玉曰
死生異路吾亦知之然今一別永無後期子將畏我爲
鬼而禍子乎誠欲所奉寧不相信重感其言送之還家
玉與之飲讌三日三夜盡夫婦之禮臨出取徑寸明珠
以送重曰既毀其名又絕其願復何言哉時節自愛若

至吾家致敬大王重既出遂詣王自說其事王大怒曰
吾女既死而重造訛言以玷穢亡靈此不過發冢取物
託以鬼神趨收重重脫走至玉墓所所王玉曰無憂今
歸白玉玉粧梳忽見王驚愕悲喜問曰爾何緣生玉跪
而言曰昔諸生韓重來求玉大王不許玉名毀義絕自
致身亡重從遠還聞玉已死故賁牲幣詣冢叩感其
篤終輒與相見因以珠遺之不爲發冢願勿推治夫人
聞之出而抱之玉如烟然

劉導

劉導字仁成沛國人梁貞簡先生璣三從姪父嘗梁左
衛卒導好學篤志專勤經籍慕晉關康曾隱京口與同
志李士烟同宴于時春江初霽共歡金陵皆傷興廢俄
聞松下有數女子笑聲乃見一青衣女童立導之前曰
館娃宮歸路經此聞君志道高閒欲冀少留願垂顧盼
語訖二女至容質甚異皆如仙者衣紅紫絹縠馨香襲
人俱年二十餘導與士烟不覺起拜謂曰人間下俗何
降神仙二女相視而笑曰佳爾輕言願從容以陳幽抱
導揖就席謂曰塵濁酒不可以進二女笑曰既來敘會

敢不同觴衣紅絹者西施也謂導曰適自廣陵渡江而
至殆不能堪深願思飲衣素絹者夷光也謂導曰同官
三妹久曠深幽與妾此行蓋爲君子導謂夷光曰夫人
之姊固爲導匹乃指士烟曰此夫人之偶也夷光大笑
而熟視之西施曰李郎風儀亦足開暢夷光曰阿婦夫
容貌豈得動人合座喧笑俱起就寢臨曉請去尚未天
明西施謂導曰妾本浣紗之女吳王之姬君固知之矣
爲越所遷妾落宅人之手吳王歿後復屈故國今吳王
以孝不任妾等夷光是越王之姬越昔貢吳王者妾與

夷光相愛坐則同席出則同車今者之行實因緣會言
訖惘然導與士烟深感恨之間京口曉鐘各執手日後
會無期西施以寶鈿一隻留與導夷光亦折裙珠一雙
贈士烟言訖共乘寶車去如風雨音猶在耳頃刻無踪
時梁武帝天監十一年七月也

崔羅什

長白山西有夫人墓魏孝昭之世搜揚天下才俊清河
崔羅什弱冠有令望被徵詣州夜經於此忽見朱門粉
壁樓臺相望俄有一青衣出語什曰女郎須見崔郎什

恍然下馬入兩重門內有一青衣通問引前什曰行步
之中忽蒙厚命素旣不敘無宜深入青衣曰女郎平陵
劉府君之妻侍中吳質之女府君先行故欲相見什遂
前入就牀坐其女在戶東立與什敘溫涼室內二婢秉
燭女呼一婢令以玉夾膝置什前什素有才藻頗善諷
詠雖疑其非人亦愜心好也女曰此見崔郎息駕庭樹
喜君吟嘯故求一敘玉顏什遂問曰魏帝與尊公書稱
尊公爲元城令然否也女曰家君元城之日妾生之歲
什仍與論漢魏時事悉與魏史符合言多不能備載什

曰貴夫劉氏願告其名女曰狂夫劉孔才之第二子名
瑤字仲璋比有罪被攝乃去不返什下牀辭出女曰從
此十年當更相奉什遂以玳瑁留之女以指上玉環贈
什什上馬行數十步回顧乃見一大家什留歷下以爲
不祥遂請僧爲齋以環布施天統末什爲王事所牽築
河隄於桓家家遂於幕下語斯事於濟南奚叔布因下
泣曰今歲乃是十年可如何也作罷什在園中食杏唯
云報女郎信我卽去食一杏未盡而卒什二爲郡功曹
爲州里推重及死無不傷歎

李陶

天寶中隴西李陶寓居新鄭常寢其室睡中有人搖之
陶驚起見一婢袍袴容色甚美陶問那忽得至此婢云
鄭女郎欲相詣頃之異香芬馥有美女從西北瞰壁中
出至床所再拜陶知是鬼初不交語婦人慙怍却退婢
慢罵數四云田舍郎待人故如是邪令我女郎媿耻亡
量陶悅其美色亦心訝之因給云女郎何在吾本未見
可更呼之婢去又來云女郎重君舊緣且將復至勿復
如初可以慇懃待之也及至陶下牀致敬延之偶坐須

與相近女郎貌既絕代陶深悅之雷連十餘日陶母躬
自窺覘累使左右呼之陶恐阻已志亦終不出婦云大
家召君何以不往得無坐罪於我陶乃詣母母流涕謂
曰汝承人昭穆乃有鬼婦乎陶言其故自爾雷連半載
不去其後陶參選之上都雷婦在房陶後遇疾篤鬼婦
在房謂其婢云李郎今疾急爲之奈何當相與往省問
至潼關爲鬼關司所遏不得過會陶堂兄亦赴選入關
鬼婦得隨過其父至陶所相見忻悅陶問何得至此云
知卿疾甚故此相視素所持藥因和以飲陶陶疾尋愈

其年選得臨津尉與婦同衆至舍數日當之官鬼辭不
行問其故云相與緣盡不得復去言別悽愴自此遂絕

王元之

高密王元之少美丰儀爲蘄春丞秩滿歸鄉里家在郭
西嘗日晚徙倚門外見一婦人從西來將入郭姿色殊
絕可喜年十八九明日出門又見之如此數四日暮輒
來王戲問之曰家在何處暮暮來此女咲曰兒家近在
南岡有事須至郭王試挑之女遂欣然因留宿甚相親
昵明日辭去數夜輒一來後乃夜夜來宿王情愛甚至

試謂曰家既近許相過否答曰家甚狹陋不堪延客且與亡兄遺女同居不能無疑耳王遂信之寵念轉甚於女工特妙王之衣服皆女裁製見者莫不嘆賞之左右一婢亦有美色常隨其後雖在晝日亦不復去王問曰兄女得無相望乎答曰何須強預宅家事如此積一年後一夜忽來色甚不悅啼泣而已王問之曰過蒙愛接方復離異奈何因嗚咽不能止王驚問故女曰得無相難乎見本前高密令女嫁爲任氏妻任無行見薄父母憐念呼令歸後乃遇疾卒殯於此今家迎喪明日當

去王既愛念不復嫌忌乃便悲惋問明日將至何時曰日暮耳一夜敘別不眠明日臨別女以金釵玉盃及玉環一雙畱贈王以繡衣一箱答之各握手揮涕而別明日至期王于南岡視之果有家人迎喪發柩女顏色不變粉黛如故見繡衣一箱在棺中而失其所送金盃及玉環家人方覺有異王乃前具陳之兼示之玉盃與環皆捧之悲泣因問曰兄女是誰曰家中二郎女十歲病死亦殯其旁婢亦帳中木人也其貌正與從者相似王乃臨柩悲泣而別左右皆感傷後念之切遂恍惚成疾

數日方愈然每思輒忘寢食也

鄭德楸

滎陽鄭德楸常獨乘馬逢一婢姿色甚美馬前拜云崔夫人奉迎鄭郎鄭愕然曰素不識崔夫人我未有婚何故相迎婢曰夫人小女頗有容質且以清門令族宜相匹敵鄭知非人欲拒之卽有黃衣蒼頭十餘人至曰夫人趣郎進輒控馬其行甚疾耳中但聞風鳴奄至一處崇垣高門外皆列植楸桐鄭立於門外婢先入須臾命引鄭郎入進歷數門館宇甚盛夫人着素羅裙可年四

十許姿容可愛立于東階下侍婢八九皆鮮整鄭趨謁拜夫人曰無性相屈以鄭郎清族美才願託姻好小女無嫌幸能垂意鄭見逼不知所對但唯唯而已夫人乃上堂命引鄭郎自西階升堂上悉以花鬪薦地左右施局脚床七寶屏風黃金屈膝門垂碧箔銀鈎珠絡長筵列饌皆極豐潔乃命坐夫人善清談敘置輕重世難與比食畢命酒以銀尊貯之可三斗餘琥珀色酌以金鏤盃侍婢行酒味極甘香向暮一婢前白女郎已嚴粧訖乃命引鄭郎出就外間浴以香湯左右進衣冠履襪

并美婢十人扶入窓爲調諱白堂及門步致花燭乃延
就帳女年十四五姿色甚艷目所未睹被服燦麗冠絕
當時鄭遂忻然其夜成禮明日夫人命女與就東堂堂
中置紅羅綉帳衾幃裯席悉皆精絕女善彈箜篌曲詞
新異鄭問所迎婚前乘馬來今在何處曰已令返矣如
此百餘日鄭雖情愛頗重而心稍嫌忌因謂女曰可得
同歸乎女慘然曰幸托契會得事巾櫛然幽冥理隔不
遂如何因涕泣交下鄭審其怪異乃白夫人曰家中相
失頗有疑怪乞賜還也夫人曰過蒙見顧良深感慕然

幽冥殊途理當鑿隔分離之而能不泫然鄭亦泣下乃
大讌會與別曰後三年當相迎也鄭因拜辭婦出門揮
淚握手曰雖有後期尚延年歲歡會尚淺乖離苦長努
力自愛鄭亦悲惋婦以襯體紅衫及金釵一雙贈別曰
若未相忘以此爲念乃別而去夫人救送鄭郎乃前青
驄也被帶甚精鄭乘馬出門倏忽復至其家奴遽云家
中已失一年矣視其所贈皆真物也家人語云郎君出
行後其馬自歸不見有人送來鄭始尋其故處惟見大
墳旁有小冢塋前列樹皆已枯矣而前所見悉華茂成

陰其左右人傳此崔夫人及女郎墓也鄭尤異之自度三年之期必當死矣後至期果見前所至使婢乘車來迎鄭曰生死固有定命苟得樂處吾復何憂乃悉分判家事預爲終期明日乃卒

柳參軍

華州柳參軍名族之子寡慾早孤無兄弟罷官于長安閒遊上巳日於曲江見一車子飾以金碧從一青衣殊亦俊雅已而翠簾徐舉見慘手如玉指畫青衣令摘芙蓉女容色絕代斜睨柳生良久生鞭馬從之卽見車入

永崇里柳生知其大姓崔氏女亦有母有青衣字輕紅柳生不甚貧多方賂輕紅竟不之愛他日崔氏女病其舅執金吾王因候其妹且告曰請爲子納焉崔氏不樂其母不敢違兄之命諾之女曰願嫁得曲江所見柳生足矣必不允以其與外兄終恐不生全其母念女深乃命輕紅於薦福寺僧道省院達意柳生悅輕紅而挑之輕紅大怒曰君性正麤奈何小娘子如此待君子某一微賤便忘前好欲保歲寒其可得乎某且以足下事白小娘子柳生再拜謝不敏始曰夫人惜小娘子情切

今小娘子不樂適王家夫人是以偷成婚約君可兩三日就禮事柳生極喜備數千百財禮期日結婚後五日柳挈妻與輕紅于金城里居及旬月金反到永崇其母王氏泣曰吾夫亡子女孤露被姪不待禮會強竊女去矣兄豈無教訓之道金吾大怒歸笞其子數十密令捕訪彌年無獲亡何王氏殂柳生挈妻與輕紅自金城里赴喪金吾之子既見遂告父擒柳生生云某于外姑王氏處納采取妻非越禮人誘也家人大小皆熟知之王氏既歿無所明遂訟于古公斷王家先下財禮合歸

于王金吾子常悅表妹亦不怨前事經數年輕紅竟潔已處焉金吾又亡移其宅于崇善里崔氏不樂事外兄乃使輕紅訪柳生所在時柳生尚居金城里崔氏又使輕紅與柳生爲期兼資看圃堅今積糞堆與宅垣齊崔氏女遂與輕紅躡之同詣柳生柳生驚喜又不出城只遷羣賢里後本夫終尋崔氏女知羣賢里住復興訟奪之王生情深崔氏萬途求免託以體孕又不責而納焉柳生長流江陵二年崔氏與輕紅相繼殂王生送喪哀慟之禮至矣輕紅亦葬于崔氏墳側柳生江陵間居春

二月，繁花滿庭，追念崔氏，凝想形影，且不知存亡。忽聞叩門，甚急，俄見輕紅抱粧奩而進，乃曰：「小娘子且至，聞似車馬之聲，比崔氏入門，更無它見，相生與崔氏敘契，關悲歡之甚，問其由，則曰：『某已與王生訣，自此可以同穴矣。』」人生意專必果，夙願因言，曰：「某少習樂筭，筭頗有功，柳生即時置筭，篋調弄絕妙，二年間可謂盡平生矣。亡何王生舊使蒼頭過柳生門，忽見輕紅，不知其所以，又疑人有相似者，未敢遽言，問閭里，又言是流人柳參軍，彌怪更伺之，輕紅亦知是王生家人，因具言于柳生。」

生匿之，蒼頭却還，城具言于王生，生聞之，命駕于里而來，既至柳生門，於隙窺之，正見柳生坦腹于臨軒榻上，崔氏女新粧，輕紅捧鏡于側，崔氏勻鉛黃，未竟，王生門外極叫，輕紅鏡墜地，有聲如磬，崔氏與王生無憾，遂入柳生，驚亦待如賓禮，俄又失崔氏所在，柳生與王生具言其事，二人相看不喻，大異之，相與造長安，發崔氏所葬，驗之，卽江陵所施鉛黃如新衣服，肌肉且無損，敗輕紅亦然，柳與王相誓，却葬之，二人入終南訪道，遂不返。

崔書生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墟隴之間日已晚歇馬于古道左比百餘步見一女人靚粧華服穿越榛莽似失路於松柏間崔閑步漸近乃以袖掩面而足趾蹠蹶屢欲仆地崔使小童逼而覘之乃二八絕代之姝也遂令小童詰之曰日暮何無儔侶而悽惶於墟間耶默不對又令一童將所乘馬逐之更以僕馬奉送美人迴顧意似微納崔乃僕而緩逐之以觀其近遠耳美人上馬一僕控之而前纔數百步忽見女奴三數人交口羣

息踉蹌而謂女郎曰何處來數處求之不得擁馬行餘步則長年青衣駐立以俟崔漸近乃拜謝崔曰郎君愍小娘子失路脫驂僕以濟之今日色已暮邀郎君至庄可乎崔曰小娘子何忽獨步悽惶如此青衣曰因被酒興酣至此取北行一二里復到一樹林室屋甚盛桃李甚芳又有青衣七八人迎女郎而入少頃一青衣出傳主母命曰小外甥因避醉逃席失路賴遇君子卹以僕馬不然日暮或古惡狼狐媚何所不加闔室感佩且懃卽當奉邀青衣數人更出候問如親戚之密頃之邀

崔入宅既見乃命具酒酒至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甥女
麗艷精巧人間無雙欲侍君子巾櫛何如崔邁逸者因
酒拜謝於坐側俄命外甥出實神仙也一住三日讌游
歡洽無不酣暢王氏稱其媿曰玉媿玉媿好與崔賭玉
愛崔口脂合子玉媿輸則有玉環相酌崔輸且多先於
長安買得合子六七枚都輸玉媿崔亦贏玉指環二枚
忽一日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纏
出妻已不見但身臥於一穴中惟見莞花半落松風晚
清黃鸝紫英草露沾衣而已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

省初見美人之路而行見童僕以鍤鍤發掘一墓穴已
至關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玉媿之墓平生憐重王
氏外甥外甥先歿後令與外甥同葬棺柩儼然開視中
各有一合合內有玉環六七枚崔比其賭者畧無異矣
又一合中有口脂合子數枚乃崔生輸者也崔生問僕
人云但見郎君入栢林尋覓不得方尋獲此穴果不悞
也王媿呼崔生奴僕爲賊耳生感之卽爲掩葬仍舊云

鄭紹

商人鄭紹者喪妻後方欲再娶行經華陰止于逆旅因

悅華山之秀峭乃自店南行可數里忽見青衣謂紹曰
有人令傳意欲暫邀君紹曰何人也青衣曰南宅皇尚
書女也適于宅內登臺望見君遂令致意紹曰女未適
人耶何以止于此青衣曰女郎方自往來婿故止此紹
詣之俄及一大宅又有侍婢數人出命紹入延之于館
舍逡巡有女子出容質殊麗年可初笄從婢十餘並衣
錦繡既相見卽謂紹曰旣遠披覲當去形迹冀稍從容
紹唯唯隨之復入一門見珠箔銀屏煥爛相照閨闈之
內塊然無侶紹乃問女是何皇尚書家何得孤居如是

耶尊親焉在嘉偶爲誰雖荷寵招幸祛疑抱女曰妾是
故皇公之幼女也少喪二親厭居城郭改止于此方求
日適不意良人惠然辱顧旣愜所願何樂如之女乃命
紹升榻坐定具酒肴出妓樂不覺向女女引一金罍獻
紹曰妾求佳婿已三年矣今旣遇君子寧無自得妾雖
慙不稱敢以金罍合卺願求奉箕帚可乎紹曰予一商
耳多游南北惟利是求豈敢與簪纓家爲戚屬也然遭
逢顛遇謹以爲榮但恐異日爲門下之辱女乃再獻金
罍自彈箏以送之紹聞曲音凄楚感動于心乃飲之交

獻誓爲伉儷女笑而起時已夜久左右侍婢以紅燭前導成禮至曙女復于前閣備芳醪美饌與紹懽醉經月餘紹曰我當暫出以緝理南北貨財女泣曰鴛鴦匹對未聞經月離也紹不忍又經月餘紹復言曰我商人也泛江湖涉道途蓋是常分雖深誠見挽若久不出行亦吾心所不樂願勿以此爲嫌當如期而至女以紹言切方許之遂于家園張祖席以送紹乃囊貨就路至明年春紹復至此但見紅花翠竹流水青山杳無人跡紹乃號慟經日而返

顏濬

會昌中進士顏濬下第游廣陵遂之建業賃小舟抵白沙同載有青衣年二十許服飾古朴言詞清麗濬揖之問其姓氏對曰幼芳姓趙問其所適曰亦之建業濬甚喜每維舟卽買酒果與之宴飲多說陳隋間事濬頗異之或諧謔卽正色歛衽不對抵白沙各遷舟航青衣乃謝濬曰數日承君深顧某陋拙不足奉歡笑然亦有一事可以奉酌中元必游瓦官閣此時當爲君會一神仙中人况君風儀才調亦甚相稱望不渝此約至時某

候手彼言訖各登舟而去。澹志其言中元日來游瓦官閣。士女聞暉及登閣，果有美人從二女僕，皆雙鬟而有媚態。美人倚闌，獨語悲歎。久之，澹注視，不易。美人亦訝之，又曰：幼芳之言不謬矣。使雙鬟傳語曰：西廊有惠覽閣。梨院則某舊門徒，君可至。是幼芳亦在彼。澹喜甚，躡其蹤而去。果見同舟青衣出而微笑。澹逆與美人敘寒暄，言話竟白。僧進茶果，至暮，謂澹曰：今日偶此登覽，爲惜高閣病茲用功，不久毀除。故來一別，幸按歡笑。某家在清溪，頗多松月室，無他人。今夕必相過，某前往可與。

幼芳後來，澹然之，遂乘軒而去。及夜，幼芳引澹前行，可數里而至。有青衣數輩，秉燭迎之，遂延入內室。與幼芳環坐，曰：孔家娘子相隣，使邀之。曰：今夕偶有佳賓相訪，願因傾觴以解煩憤。少頃而至，遂延入，亦多說陳朝故事。澹因起，白曰：不審夫人復何姓第，頗貯疑訝。答曰：某卽陳朝張貴妃，彼卽孔貴嬪。居世之時，謬當後主采顧寵幸之禮，有過嬪妃，不幸國亡，爲楊廣所殺。然此賊不仁，何甚乎！劉禪孫皓，豈無嬪御，獨有斯人行此冤暴，且一種亡國，我後主實卽風流詩酒，追歡琴尊，取樂而已。

不似楊廣西築長城東征遼海使天下男寃女曠父寡
子孤途窮廣陵死于匹夫之手亦上天降鑑爲我報讎
耳孔貴嬪曰莫出此言在座有人不欲聞美人大笑曰
渾忘却潘曰何人不欲聞斯言耶幼芳曰我本江令公
家嬖者後爲貴妃侍兒國亡之後爲隋宮御女煬帝江
都爲侍湯膳者及兵亂入某以身蔽帝遂爲所害蕭后
憐其盡忠于主因使殉瘞後改瘞于雲塘側不得從焉
時至此謁貴妃耳孔貴嬪曰前說盡是閑事不如命酒
畧延曩日之歡耳遂命雙鬟持樂器洽飲久之貴妃題

詩一章曰秋艸荒臺響夜蛩白楊盡滅悲風綴牋曾
擘欺江惣綺閣塵清玉樹空孔貴嬪曰寶閣排雲稱望
仙五雲高艷擁朝天清溪猶有當時月夜照瓊花綻綺
筵幼芳曰皓魄初圓恨翠娥繁華濃艷竟如何兩朝惟
有長江水依舊行人逝作波落亦和日簫管清吟怨麗
華秋江寒月綺窓斜慙非後主題詩客得見臨春閣上
花俄聞扣門曰江修容何婕妤袁昭儀來謁貴妃曰竊
聞今夕佳賓幽會不免輒窺盛筵俱艷其衣裾明其璫
珮而入坐及見四篇捧而泣曰今夕不意再逢三閣之

會又與新狎客題詩也頃之間雞鳴孔雀等俱起各
辭去濬與貴妃就寢欲曙而起貴妃贈辟塵犀簪一枚
曰異日觀物思人昨宵值客多未盡歡情別日更當一
小會然須詒祈幽府嗚咽而別濬翌日懵然若有所失
信宿更尋曩日地則近清溪松檜邱墟詢之于人乃陳
朝宮人墓濬慘惻而返數月閣因寺廢而毀後至廣陵
訪得吳公臺煬帝舊陵果有宮人趙幼芳墓因以酒奠
之

勝兒

吳太伯祠在蘓闔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相率合牢醴
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絲擧子女以獻之時乙丑春
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輕綃畫美人侍婢捧胡琴以
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蓋戶牖墻壁間前
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
金陵置酒于廟之東通波館忽欠伸思寢乃就榻夢見
紫衣冠者言曰讓王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
王語劉生曰適納一胡琴妓藝甚精而色姝麗知吾子
善歌故奉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

人間酒一杯與飲，逡巡酒至，并獻酒物視之，乃向館中
祖筵者，生飲數杯而醉，作歌曰：繁絃已停，雜吹歇，勝兒
調弄，邏迤撥四絃，攏撚三四聲，喚起邊風，駐寒月，大聲
嘈嘈奔漏，濕浪感，波翻倒，溟渤小絃切切，怨颺颺，鬼哭
神悲，低悉翠，側腕斜挑，掣流電，春雷直，曼騰秋鶻，漢妃
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
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袵皆漢民，不省胡塵暫逢勃，太平
之末，狂胡亂犬豕，崩騰恣唐突，元宗未到萬里橋，東洛
西京一時沒，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

漢月望漢天，怨氣衝星成，琴學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
深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朝
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彈，征人
血淚應闌干，歌成劉生乘醉落筆草札而獻，王尋繹數
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見有不樂者，妬色形於面，
生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面，破血淋漓，襟袖生乃驚起，明
目視素繪，果有損痕，歌今傳於吳中

許生

會昌元年春，孝廉許生，下第，東歸，次壽安，將宿於甘泉

店逢白衣叟，躍青聰自西而來。徒從極盛，醜顏怡怡。朗吟云：春草萋萋，春水綠野。棠開盡飄香，玉繡領宮前白髮人。猶唱開元太平曲，生策馬前進。問其姓名，微笑不答。又吟一篇云：厭世逃名者，誰能答姓名。曾聞三樂否，看取路傍情。生知其為鬼物，遂不復問。但繼後而行。凡二、三里，日已暮矣。至噴玉泉，牌堠之西，叟笑謂生曰：吾聞三四君子今日追舊遊于此，泉吾昨已被召自此南去。吾子不可連騎也。生固請從，叟不對而去。生蹤響隨之。去甘棠一里餘，見車馬導從，填隘路岐。生既至泉亭，

乃下馬伏于叢棘之下，屏氣窺之。見四丈夫，有少年神貌揚揚者，有短小器宇落落者，有長大少髭髯者，有清瘦言語及瞻視疾速者，皆金紫坐于泉之北磯。叟既至，曰：王川來何遲。叟曰：... 于西楹，偶見詩人題一章，... 曰：是何篇什，嘗歎若是。叟曰：此詩似為席中一二公有其題而晦其姓名。乃吟曰：浮雲淒慘日微明，沈痛將軍負罪名。白晝叫閹無近戚，縞衣飲氣只門生。佳人暗泣填宮淚，廐馬嘶換主聲。六谷茫茫悲漢上，此身無處...

哭田橫座中聞之莫不悲泣皆以襟袖擁面如欲慟哭
神貌揚揚者云我知作詩人矣得非伊水之上受我推
食脫衣之士乎久之白衣叟命飛杯凡數巡而座中歛
歔未已白衣叟曰再經舊遊無以自適宜賦篇詠以代
管絃命左右取筆硯乃出題云噴玉泉感舊遊書懷各
七言長句白衣叟倡云樹色川光向晚晴舊曾遊處事
分明鼠穿月樹荆榛合草掩花園畦壠平迹陷黃沙仍
未寤罪標青簡竟何名傷心谷口東流水猶噴當時寒
玉聲少年神貌揚揚者詩云烏啼鶯語思何窮一世榮

華一夢中李固有冤藏蠹簡鄧攸無子續清風文章一
韻傳流水絲管遺音託草蟲春月不知人事改開垂光
影照滄宮短小器宇落落者詩云桃溪李徑盡荒涼訪
舊逢新益自傷雖有衣衾藏李固終無表疏雪王章羈
魂尚覺霜風冷朽骨徒驚月桂香天爵竟爲人爵悞誰
能高叫問蒼蒼清瘦及瞻視疾速者詩云落花寂寂草
綿綿雲影山光盡宛然懷室基摧新石鼠滌宮水引故
山泉青雲自致慙天爵白首同歸感昔賢惆悵林間中
夜月孤光曾照讀書筵長大小髮髯者詩云新荆棘路

舊衡門又駐高車會一樽寒骨未沾新雨露春風不長
敗蘭蓀丹誠豈分埋幽壤白日終希照覆盆珍重昔年
金谷友共來泉際設孤魂詩成各自吟颯長號數四響
動巖谷逡巡恠鳥鴟鼻相啞啞大狐老狸次第嗚叫
頃之驟脚自束而來金鐸之聲振于坐中各命僕馬頰
甚草草慘無言語掩泣攀轡若煙霧狀自庭而散生于
是出叢棘尋舊路匹馬齧草于澗側蹇童美寢于路隅
未明達甘泉店店媪詰冒夜生具以對媪曰昨夜三更
走馬挈壺就買酒得非此耶開櫃視皆紙錢也

蘇韶

蘇韶字孝先安平人也仕至中牟令卒韶伯父承爲南
中郎軍司而亡諸子迎喪還到襄城第九子節夜夢見
鹵簿行列甚肅見韶使呼節曰卿犯鹵簿罪應髡刑節
俛受剃驚覺摸頭卽得斷髮明暮與人共寢夢見韶曰
卿髡未竟卽復剃如前又其日暮自備甚謹明燈火設
符刻復夢見韶髡之如前又者五節素美髮五剃而盡
間六七日不復夢見後節在車上晝日韶自外人乘馬
著黑介幘黃練單衣白襪幽履憑節車轅節謂其兄弟

曰中牟在此兄弟皆愕視無所見問韶君何由來韶曰
吾欲改葬卽求去曰吾當更來出門不見數日又來兄
弟遂與韶坐節曰若必改葬別自救兒韶曰吾將爲書
節授筆韶不肯曰死者書與生者異勉爲節作其字像
胡書也乃笑卽喚節爲書曰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
中流顧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
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卽上樂哉萬世之墓也北
背孟津洋洋之河南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言
銘之於心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卜日便速改葬在軍司

墓次買數畝地足矣節與韶語徒見口動亮氣高聲終
不爲傍人所聞延韶入室設坐祀之不肯坐又無所饗
謂韶曰中牟平生好酒魚可少飲韶手執盃飲盡曰佳
酒也節視盃空旣去盃酒乃如故前後三十飲節問所
疑韶因言天上及地下事亦不能悉知也顏淵卜商今
見在爲修文郎修文郎凡有八人鬼之聖者今項梁成
賢者吳季子節問死何如生韶曰無異但死者虛生者
實耳節曰死者何不歸屍體韶曰譬如斲卿一臂投地
就剝削之於卿有患否死之離形亦如此也節曰厚葬

以墻隴死者樂此否詔曰無在也節曰若無在何故改
葬詔曰但欲逃生時意耳節曰今年大疫如何詔曰劉
孔才爲太山公欲反擅取人以爲徒衆北帝知之今已
誅滅矣節曰前夢君剪髮君之鹵簿導誰也詔曰濟南
王也卿當死吾念護卿故以刑論節曰前夢見君豈實
相見否詔曰夫生者夢見亡者亡者見之也節曰生時
仇怨復能害之否詔曰鬼重殺不得自從節下車詔大
笑節短云似趙麟舒麟舒短小是詔婦兄弟也詔欲去
節留之閉門下鎖鑰執其手軟弱如無物門故閉詔出

去矣臨別曰吾今見爲修文郎守職不得來也自是遂
絕

唐暉

唐暉者晉昌人也妻張氏滑州隱士張恭之幼女卽暉
姑所出甚有令德開元十八年暉以故入洛累月不得
歸夜夢其妻隔花泣俄而窺井笑及覺心惡之以問日
者曰隔花泣者顏隨風謝鏡井笑者喜於泉路也居數
日果有凶信暉悲慟倍常後數歲方得歸衛南追其陳
迹感而賦詩曰寢室悲長簟妝樓泣鏡臺獨悲桃李節

不共夜泉開魂兮若有感髮鬢夢中來又曰常時華堂
靜笑語度更籌恍惚人事改冥冥委荒邱陽原歌薤露
險壑悼藏舟清夜妝臺月空想畫眉愁是夕風露清虛
眈眈不寐更深悲吟前悼亡詩忽聞暗中若泣聲初
遠漸近眈驚惻覺有異乃視之曰倘是十娘子之靈何
惜一見勿以幽冥隔礙宿愛須臾聞言曰兒張氏也聞
君悲吟雖處陰冥實所惻愴愧君誠心不以沉魂可棄
每取記念是以此夕與君相聞眈驚泣曰在心之事卒
難申款須得一見顏色死不恨矣答曰隱顯道別相見

殊難亦慮君有疑心妾非不欲盡也眈情詞益懇誓無
疑貳俄而聞喚羅敷取鏡又聞暗中颯颯然人行聲羅
敷先出前拜言娘子欲敘夙昔正期與七郎相見眈問
羅敷曰我開元八年與汝與仙州康家聞汝已於康家
死矣今何得在此答曰被娘子續來今看阿美阿美卽
眈之亡女也眈又惻然須臾命燈燭立於阼階之北眈
趨前泣而拜妻答拜眈執手敘平生妻流涕謂眈曰陰
陽道隔與君久別雖冥冥無據至於相思嘗不去心今
六合之日冥官感君誠懇放兒暫來千年一遇悲喜兼

集又美娘幼小囑付無人今夕何夕再遂申欵。暄乃命家人列拜起居。徙燈入室。施布帷帳。不肯先坐。乃曰：陰陽尊卑。以生人爲貴。君可先坐。暄卽如言笑。謂暄曰：君情旣不易。平生然聞已再婚。君新人在淮南。吾亦知甚平善。迥因問欲何膳。答曰：吳中珍羞亦備。最重者唯漿水粥。不可致耳。暄卽令備之。旣至。索別器攤之。而食。向口如盡。及徹之粥。宛然。暄悉飯其從者。有老姥不肯同坐。妻曰：妳是舊人。不同羣。小謂暄曰：此是紫菊。妳豈不識耶。暄方記念。別席具飯。其餘侍者。暄多不識。妻曰：昔

君所與者。聞呼名字。乃是暄從京。迴日多。剪紙入題名。乃知錢財奴婢。無不得也。妻曰：往日常弄一金鑲合子。藏于堂屋西北斗栱中。無有人知處。暄取果得。又曰：欲見美娘乎。今已長成。暄曰：美娘亡時。襁褓地下。豈受歲乎。答曰：無異也。須臾美娘至。可五六歲。暄撫之。而泣。妻曰：莫驚見。羅敷却抱。忽不見。暄令下牀帷。申繹繹。宛如平生。但覺手足呼吸。冷耳。又問其中居何處。答曰：在舅姑左右。暄曰：娘子神靈如此。何不還返。答曰：人死之後。魂魄異處。皆有所錄。杳不關形骸也。君何不驗夢中。

安能記其身也。兒亡之後，都不記死時，亦不知殯葬之處。錢財奴婢，君與則得，至如形骸，實總不管。既而綢繆夜深，暉問曰：婦人沒地下，亦有再適乎？答曰：死生同流，貞邪各異，且兒亡堂上，欲奪兒志，嫁與北庭，都護鄭乾觀姪，明遠兒誓志確然，上下矜憫，得免。暉聞，撫然感懷，而贈詩曰：嶧陽桐半死，延津劍一沉。如何宿昔內，空負百年心。妻曰：方見君情，輒欲留答可乎？暉曰：曩日不屬文，何以為詞？妻曰：文詞素慕，慮君嫌猜，故不為耳。遂裂帶題詩曰：不分殊。幽顯那堪異，古今陰陽途。自隔聚散。

兩難心，胆含涕，言敘悲喜之間，不覺天明。須臾聞叩門聲，言翁婆傳語，令催新婦。恐天明冥司督責，妻泣而起，與暉訣別。暉修啟狀以附之，執手曰：何時再一相見？答曰：四十年耳。留一羅帛子與暉，為念。暉答一金釧合子，卽曰：前途日限不可久留，自非四十年外無相見期。若於墓祭祀都無益，必有相饗，但於月盡日黃昏時於野田中或於河畔呼名字兒盡得也。忽忽不果，久語願自愛，言訖登車而去。舉家皆見。

嵇康

稽康燈下彈琴，忽有一人長丈餘，著黑單衣，革帶，康熟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魑魅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惧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雅聲逸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身是故人，幽沒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爲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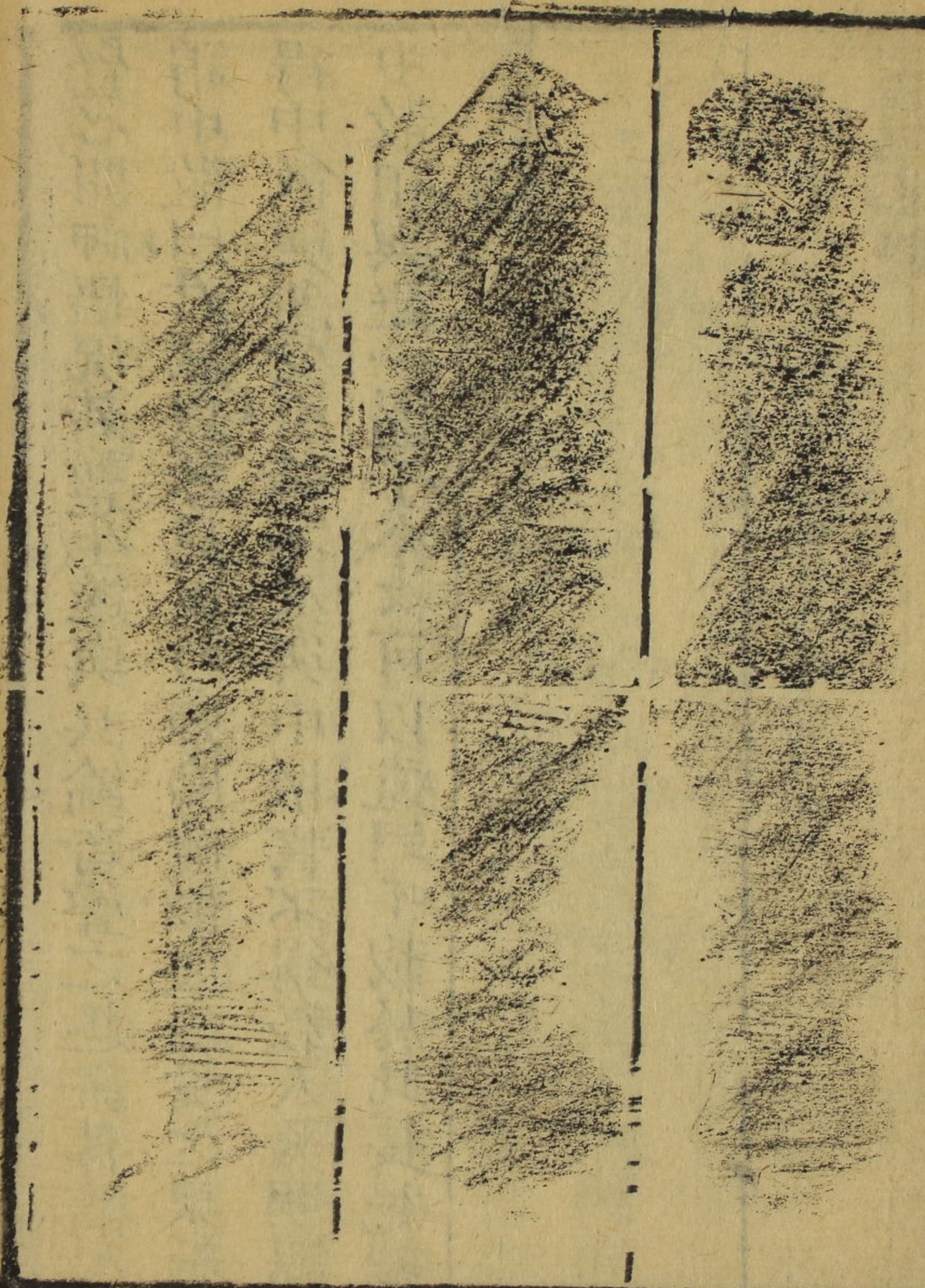
覺心開神悟，恍若暫生。遂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與所受引，殊不及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于今夕，可以遠目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

靈鬼志終

靈鬼志

三

六集



物怪錄

班處士

唐 徐嶽撰

大中年有寧茵秀才假大僚莊于南山下棟宇半壞牆垣又闕因夜風清月明吟詠庭際俄聞叩門聲稱桃林班特處士相訪茵啓門睹處士形質瓌瑋言詞廓落曰某田野之士力耕之徒向畝畝而幸動與農夫而齊類巢居側近睹風月皎潔聞君吟諷故來奉謁茵曰某山居甚僻農具爲鄰蓬華旣深輪蹄罕至幸此見訪頗慰

物怪錄

一

六集

羈懷願聞處士之業何如特曰某年少時兄弟競生頭
角每讀春秋至類考叔挾轅以走恨不得佐助其間讀
史記至田單破燕之計恨不得奮擊其間讀東漢至光
武新野之戰恨不得騰躍其間此三事快意俱不能逢
但恨恨耳今則老倒又無嗣子空懷舐犢之悲耳又慕
徐孺子弔郭林宗言曰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其人如玉
卽不敢當生芻一束堪今諷咏俄又聞人叩關曰南山
斑寅將軍奉謁茵遂延入氣貌嚴聳旨趣剛猛及二班
相見亦甚忻慰寅曰老兄知得姓之根本否特曰昔吳

太伯爲荆蠻斷髮文身因茲遂有斑姓寅曰老兄大妄
殊不知根本且斑氏出自鬪穀於菟有文斑之像因以
命姓遠祖固及姑婕好好辭章大有稱於漢皆有傳於
史其後英傑間生蟬聯不絕後漢有班超投筆從戎相
者曰君當封侯萬里外超詰之曰君燕頤虎頭飛而食
肉萬里公侯相也後果守玉門關封定遠侯某世爲虎
賁中郎將官在武班因有過竄於山林晝伏夜遊露跡
隱形但偷生耳適聞松月高墻外閑步聞君吟咏因來
追謁况遇當家尤增慰悅寅因覩棊局在床謂特曰願

接老兄一局特遂忻然爲之良从未有勝負菌翫之教
特一兩着寅曰主人莫是高手否菌曰若管中窺豹時
見一斑兩班笑曰大有微機真一發兩中遂傾菌壺請
飲及罷局而飲數巡寅請備脯脩以送酒菌出鹿脯寅
齧決須臾而盡特卽不茹菌詰曰何故不食特曰無上
齒不能阻嚼故也數巡後特稱小疾便不敢過飲寅曰
談何容易有酒如澠方學紉爲長夜之飲覺面已赤特
曰弟大是鐘鼎之戶一坐耽更不動後二班使酒作劇
言語紛拏特曰弟倚爪牙之士而苦相凌邪寅曰老憑

軾之士苦相詆何也特曰弟誇猛毅之軀若值人如卞
莊子子當爲粉矣寅曰兄誇壯勇之力若值人如庖丁
當爲頭皮耳菌前有削脯刀長尺餘菌怒而言曰某有
尺刀在是二客不得喧競但且飲酒勿喧二客懷悚久
之特舉曹植詩曰萁在釜下然豆在釜中泣此一聯甚
不惡寅曰鄙諺云鵠鳩樹上鳴意在麻子地俱大笑菌
曰無多言各請賦詩一章菌曰曉讀雲水靜夜吟山月
高焉能履虎尾豈用學牛刀寅繼之曰但得居林嘯焉
能當路躡渡河何所適終是怯劉琨特曰無非憐寧戚

終是怯庖丁，若遇龔爲守，蹄踣向北溟。菌覽之曰：大是奇才，寅見菌稱特奇，才大怒拂衣而起，曰：甯生何黨！此輩自古只有班馬之才，豈有班牛之才！且我生三日，便欲噬人，此人况偷我姓氏，但未能共語者，蓋惡傷其類耳。遂曰：終不能搖尾於君門下，乃長揖而去。特亦怒曰：古人重者白着君，今白額豈復有人延譽邪？何相怒如斯！特遂告辭，及明視其門外，唯虎跡牛蹤而已。甯生方悟，尋之數百步，人家廢莊內有一老瘦牛，臥而猶帶酒氣，虎卽入山矣。菌後更不居此而歸京矣。

白物記

元和二年隴西李璜鹽鐵使，遜之猶子也。因調選次，乘暇於長安東市見一犢車，侍婢數人於車中貨易。李潛目車中，因見白衣之姝，綽約有絕代之色。李子求問侍者曰：娘子孀居，袁氏之女，前事李家，今身衣孝之服，方將外除，所以市此耳。又詢可能再從人乎？乃笑曰：不知。李子乃與出錢貨，諸錦繡，婢輩遂傳言云：且貸錢買之，請隨到莊嚴寺左側室中相還。不晚。李子甚悅，時日已晚，遂逐犢車而行。礙夜方室所止，犢車入中門，白衣姝

一人下車侍者以帷擁之而入李下馬俄見一使者將
榻而出云且坐坐畢侍者云今夜郎君豈暇領錢乎不
然此有主人否且歸主人明晨不晚也李子曰乃今無
交錢之志然此亦無主人何見隔之甚也侍者人白復
出曰若無主人此豈不可但勿以疎漏爲謂也俄而侍
者云屈郎君李子整衣而入見青服老女郎立於庭相
見曰白衣之姨也中庭坐少頃白衣方出素囊粲然凝
質皎若辭氣閑雅神仙不殊畧序欵曲翻然却入姨坐
謝曰垂情與貨諸彩色比日來市者皆不如之然所假

殊荷深愧李子曰綵帛麤繆不足以奉佳人服御何苦
指價平答曰渠淺陋不足侍君子巾櫛然貧居有三數
十子債負郎君儻不棄則願侍左右矣李子悅拜於侍
側俯而圖之李子有貨易所先在近遂命所使取錢三
十千須臾而至堂西間門剗然而閉飯食畢備皆在西
間姨遂延李子入坐轉盼華煥女郎旋至命生拜姨而
坐六七人具飯食畢命酒歡飲一住三日飲樂無所不
至第四日姨云李郎且歸恐尙書怪遲後往來亦何難
也李亦有歸志承命拜辭而出上馬僕人覺李子有腥

臊氣異常，遂歸宅問何處許日不見，以他語對，遂覺身重頭旋，命被而寢。先是，婚鄭氏女，在側云：足下調官已成，昨日過官，寬公不得其二兄替過官，已了。李答以媿佩之辭，俄而鄭兄至，責以所往，時李已漸覺恍忽，祇對失次，謂妻曰：吾不起矣。口雖語，但覺被底身漸消盡，揭被而視，空注水而已。唯有頭存，家大驚懾，呼從者訊之，僕者具言其事，及去尋舊宅所在，乃空園，有一皂莢樹，樹上有十五千錢，樹下有十五千錢，餘無所見。問彼處人云：往往有巨白蛇在樹下，更無別物。姓袁者，蓋以空

園爲姓耳。復一說：元和中，鳳翔節度李聽從子瑄，在金吾叅軍，自永寧里出游，及安化門外，乃遇一車子，通以銀粧，頗極鮮麗，駕以白牛，從二女奴，皆乘白馬，衣服皆素，而姿容婉媚，瑄貴家子，不知檢束，卽隨之而行。殆將暮焉，二女奴謂曰：郎君貴人所見，莫非麗質，某皆賤隸，又皆粗陋，不敢當公子厚意。然車中幸有姝麗，誠可留意也。瑄遂求女奴，女奴乃馳馬傍車，笑而言：退謂瑄曰：郎君但隨行，勿捨去。某適已言矣。瑄旣隨之，聞其異香盈路，日暮及奉承園，二女奴曰：娘子住此之東，今先去。

矣。郎君且付此迴翔，某即出奉迎也。車子既入，良久見一婢出門，招手瑄下馬，入坐於廳。但聞異香入鼻，似非人世所有。瑄遂令人馬入安邑里寄宿。黃昏方見一女子，素衣年十五六，姿艷若神仙。瑄自喜之心，所不能喻。因留止宿。及明而出，已見人馬在門外，遂別而歸。終及家，便覺腦疼，斯須益甚。至辰巳間，腦裂而卒。其家詢問奴僕，昨夜所歷之處，從者具述其事云：郎君頗聞異香，某輩所聞，但蛇腥，不可近。舉家寃駭，遽命僕人於昨夜所止之處覆驗之，但見枯槐樹中有大蛇蟠屈之跡，乃

伐其樹發掘，已失大蛇，但有小蛇數條，盡白，皆殺之而歸。

蚺蜍傳

有徐元之者，自浙東遷於吳，於立義里居。其宅素有凶怪，元之利其花木珍異，乃營之。月餘，夜讀書，見武士數百騎，升自床之西南隅，於花壇上置繒繖，縱兵大獵，飛禽走獸不可勝計。獵訖，有旌旗豹轟，并導騎數百，自外入，至西北隅，有帶劍操釜手執弓槌者，凡數百。挈幄幕，簾榻盤鼎，饌者又數百。器盛陸海之珍味者，又

數百道。往返奔走探偵者。又數百元之熟視轉分明。至中軍有錯綵信旗。擁赤幘紫衣者。侍從數千。至案之右。有大鐵冠。執鉞前宣言曰。殿下將欲觀漁於紫石潭。其先鋒後軍并甲士。執戈戟。勿從。於是赤幘者下馬。與左右數百。升元之石硯之上。北設紅拂廬帳。俄爾盤榻。幄幘歌筵。舞席畢。備賓旅數十輩。緋紫紅綠。執笙竽簫管者。又數十輩。更歌迭舞。俳優之伺。不可盡記。酒數巡。上客有酒容者。赤幘顧左右曰。索漁。具復有摠網。網籠。魚之類。凡數百。齊入硯中。未頃。獲小魚數百。干頭赤幘。

謂諸客曰。子深得任公之術。請以樂賓。乃持釣於硯中之南灘。眾樂徒奏春波引曲。未終。獲魴鯉鱖鰕百餘。遽命操脰。促膳。凡數十味。皆馨香。不可言。金石絲竹。鏗訇齊奏。酒至。赤幘者持盃顧元之。而謂眾賓曰。吾不習周公禮。不讀孔氏書。而貴居王位。今此儒髮髯。焦禿。飢色可掬。雖孜孜矻矻。而又奚爲。肯折節爲吾下。卿亦得陪今日之宴。元之忽乃以書卷蒙之。執燭以蒸。一無所見。元之捨卷而寢。方寐。聞見被擊。執銳者數千騎。自西牖下分行布伍。號令而至。元之驚呼。僕夫數騎已至床前。

乃宣言曰。蚩蚩王子獵於羊林之澤。釣於紫石之潭。元之庸奴。遽有追逐。士卒潰亂。宮車震驚。既無高共臨危之心。須有普文還國之仗。付大將軍龔。町追過。官訖以白練繫元之頸。甲士數十羅曳而去。其行迅疾。倏忽如入一城門。觀者架肩疊足。凡五六里。又行數里。見子城入城。有宮闕甚麗。元之至。階下有赤衣冠者。唱言追徐元之至。蚩蚩王大怒曰。披儒服。讀儒書。不修前言。往行而敢肆勇凌。上付三事已下議。乃釋縛。引入會議堂。見紫衣冠者十人。元之遍拜。皆頓首。踞受所陳設之類。尤

炳煥於人間。是時王子以驚恐入心。廢疾彌甚。三事已下。議請置肉刑。議狀未下。太史令馬知元進狀。論曰。伏以王子自不遵軌法。遊佚失度。視險如砥。自貽震驚。徐元之性氣不回。博識非淺。况修天爵。難以妖誣。今大王不能度已。反恣胸臆。信彼多士。欲害哲人。竊見雲物頻興。疹怪屢作。市言訛讖。眾情驚疑。昔者秦射巨魚而衰。殷格猛獸而滅。今大王欲害非類。是躡殷秦。但恐季世之端。自此而起。王覽疏。大怒。斬太史馬知元於國門。以令妖言者。是時大雨暴至。草澤臣蟹。飛上疏曰。臣聞縱

盤遊恣漁獵者位必亡。罪賢臣戮忠讜者國必喪。伏以
王子獵患於絕境，釗禍於幽泉。信任幻徒，榮惑儒士。喪
履之戚，所謂自貽。今大王不究湛遊之非，反聽詭隨之
議。况知元是一國之元老，實大朝之世臣。是宜採其謀
猷，匡此顛仆。全身或止於三諫，犯上未傷於一言。肝膽
方期於畢呈，身首俄驚於異處。臣竊見兵書云：無雲而
雨者，天泣。今直臣就戮而天爲泣焉。伏恐比干不恨死
於當時，知元恨死於今日。大王又不貸元之峻法，欲正
名於肉刑。是扶服而觀越兵，又在今日。昔者虞以宮之

奇言爲謬，卒併於晉。公莫以伍子胥見爲非，果滅於勾
踐。非敢自周秦悉數，累黷聰明。竊敢以塵埃之卑，少益
嵩嶽。王得疏，卽拜蠶飛爲諫議大夫，追贈太史。馬知元
爲安國大將軍，以其子蜆爲太史。令購布帛五百，粳米
粟各三百石。其餘元之待後進止，於是蜆詣宮門進表
曰：伏奉恩制云：馬知元有殷王子比干之忠貞，有魏中
尉辛毗之諫諍。而我亟以用已昧於知人，焚棟梁於將
立大厦之晨，碎舟楫於方濟巨川之日。由我不德，致爾
非辜。是宜褒贈其亡，賞延于後者。宸翰忽臨，載驚載懼。

叩頭氣竭號斷血零伏以臣先父臣知元學究天人藝窮歷數因元鑒得居聖朝當大王採芻蕘之晨是臣夙展嘉謨之曰逆耳之言難聽驚心之說易誅今蒙聖澤旁臨照此非罪鴻恩霑洒猶驚已散之精魂好爵彌縫難續不全之腰領今臣豈可因亡父之誅戮唐國家之寵榮報平王而不能效伯禹而安忍况今天圖將變歷數堪憂伏乞斥臣遐方免逢喪亂王覽疏不悅乃返寢於候雨殿既寤寔百執事於凌雲臺曰適有嘉夢能曉之使我心洗然而亮者賜爵一級羣臣有司皆頓首敬

聽曰吾夢上清云助爾金開爾國展爾疆土自南自北赤土泊石以答爾德卿等以爲何如羣臣皆拜舞確贊曰答鄰國之慶也蠶飛曰大不祥何慶之有王曰何謂其然蠶飛曰大王通脇生人滯留幽穴錫茲咎夢由天怒焉夫助金者鋤也開國者闢也展疆土者分裂也赤土泊石與火俱焚也得非元之鋤吾土攻吾國縱火南北以答繫頸之辱乎王於是赦元之罪戮方術之徒自其宮以禳厥夢乃以安車送元之歸終及楊元之寤既明乃召家僮於西牖掘地五尺餘得蟻穴如三石

岳凶縱火以焚之靡有孑遺自此宅不復凶矣

物怪錄終

靈怪錄

薛宏機

唐 牛嶠撰

東都渭橋銅駝坊有隱士薛宏機管蝸舍渭河之隈閉戶自處又無妻僕每秋時鄰樹飛葉入庭亦掃而聚之盛以紙囊逐其彊而歸之常於座隅題其詞曰夫人之計將苟前非且不可執我見不從於衆亦不可人生實難唯在處中行道耳居一日殘陽西頽霜風入戶披褐獨坐仰張邴之餘芳忽有一客造門儀狀瓌古隆準龐

眉方口廣穎疑然四皓之比衣阜霞裘長揖薛宏機曰
足下性尚幽遁道著嘉肥僕所居不遙嚮慕足下操履
特此相詣宏機一見相得切磋今古遂問姓氏其人曰
藏經姓柳即使歌吟清夜將艾云漢興叔孫爲禮何得
以死喪婚姻而行二載制度吾所感焉歌曰寒水停園
沼秋池滿敗荷杜門窮典籍所得事今多宏機好易因
問藏經則曰易道深微未敢學也且劉氏六說只明詩
書禮樂及春秋而忘於易其實五說是道之難宏機甚
喜此論言訖辭去窅颯有聲宏機望之隱隱然丈餘而

沒後問諸鄰悉無此色宏機苦思藏經丈不知所尋月
餘又詣宏機宏機欲相近藏經輒退宏機逼之微聞
朽薪之氣藏經隱至耶年五月又來乃謂宏機曰知音
難逢日月易失心親道曠室邇人遐吾有一絕相贈請
君記焉詩曰誰謂三才貴余觀萬化同心虛嫌蠹食年
老怯狂風吟訖情意搔然不復從容出門而西遂失其
踪是夜惡風發屋拔樹明日魏王池畔有大枯柳爲烈
風所拉折其內不知誰人藏經百餘卷盡爛壞宏機往
收之多爲雨漬斷皆失次第內唯無周易宏機嘆曰藏

經之謂乎、德宗時事、

呂生

大歷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既而僑居永崇里、嘗一夕與其友數輩會食於其室、食畢將就寢、俄有一嫗、容服潔白、長二尺許、出于室之北隅、緩步而來、其狀極異、衆視之、相目以笑、其嫗漸迫其榻、且語曰、君有會不能一命耶、何待吾之薄歟、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亡所見、且驚且異、莫知其來也、明日呂生獨寤於室、又見其嫗在北隅下、將前且退、惶然若有所

懼、生又叱之、遂沒、明日生默念曰、是必怪也、今夕將至、若不除之、必爲吾患、不朝夕矣、卽命一劍置其榻下、是夕果是北隅徐步而來、顏色不懼、至榻前、生以劍揮之、其嫗忽上榻、以臂搯生、又躍於左右、舉袂而舞、久之、又有一嫗、忽上榻、復以臂搯生、生遽覺一身盡凜然若霜、被於體、生又以劍亂揮、俄爲數狀、亦隨而舞焉、生揮劍不已、又爲十餘嫗、各長寸許、雖逾多、而貌如一焉、皆不可辨、環走四垣、生懼甚、計不能出、中有一嫗、謂書生曰、吾將合爲一女、君且觀之言、已遂相望而來、俱至榻前、

靈怪錄 卷之三 六集
翕然而合又爲一媼與始見者不異生懼益甚乃謂曰爾何怪而敢如是撓生人耶當疾去不然吾求方士將以神術制汝汝又安能爲耶媼笑曰君言過矣君有術士吾願見之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也幸君無懼吾亦還其所矣言畢遂退於北隅而沒明日生以事語於人有田氏子者善以符術除去怪魅名聞長安中見說臺躍曰是我事也去之若爪一蟻耳今夕願往君舍且伺焉至夜生與田氏子俱坐於室未幾而媼果來至榻前田氏子叱曰魅疾去媼揚然其色不顧左右徐步而來

去者久之謂田生曰非君之所知也其媼忽揮其手手墮于地又爲一媼甚小躍而升榻突入田氏口中田生驚曰吾死乎媼謂生曰吾此言不爲君害君不聽今田生之疾果何如哉然亦將成君之富耳言已又去明日有謂呂生者宜於北隅發之可見矣生喜而歸命家僮於其所沒窮焉果不至丈得一瓶以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其媼乃水銀精也田生竟以寒慄而卒

安陽黃氏

北齊武成時安陽縣有黃家者住古城南其先累世巨

富有巫師占君家財物欲出好防守若去家卽大貧其家每夜使人分守夜有一隊人盡著黃衣乘馬從北門出一隊白衣人乘馬從西門出一隊青衣人乘馬從東園門出悉借問趙虞家此去近遠當時並忘去後醒覺撫心懊悔不可復追所出黃白青者皆金銀錢貨良久復見一人跛脚負薪而來亦問趙虞家人忿極命奴擊之就視乃家折脚鐺也自此之後家漸貧

鄭綯

唐陽武侯鄭綯罷相自嶺南節度入爲吏部尚書居昭

國里弟縕爲太常少卿皆在家厨饌將備其釜忽如物于竈中築之離竈尺餘連築不已其旁有鐺十餘並烹炮將熟皆兩耳慢搖良久悉能行乃止竈上每三鐺負一釜而行其餘列行引從自厨中出在地有足折者有廢不用者亦跳躑而隨之出厨東過水渠諸鐺並行無所礙而折足者不能過其家大小驚異聚而視之不知所爲有小兒呪之曰既能爲怪折足者何不能前諸鐺乃棄釜于庭中却過每兩鐺負一折足者以過往入少卿院堂前排列定乃聞空中轟然如屋崩其鐺釜悉爲

黃埃黑煤盡日方定其家莫測其故數日少卿宰相國
相次而薨

姚司馬

姚司馬寄居邠州宅枕一溪有二小女常戲釣溪中未
嘗有獲忽撓竿各得一物若鱸者而毛若鯿者而鰓其
家異之養于盆池經年二女恐患精神恍惚夜常明燈
剉鍼染藍涅阜未嘗暫息然莫見其所取也時楊元卿
在邠州與姚有舊姚因從事邠州又歷坐年女病彌甚
其家嘗張燈戲錢忽見二小手出燈下大言曰乞一錢

家人或唾之又曰我是汝家女婿何敢無禮一稱烏郎
一稱黃郎後嘗與家人狎昵楊元卿知之因爲求上都
僧瞻瞻善鬼神部持念治病魅者多著效瞻至姚家標
缸界繩印手勅劍召之後設血食盃酒于界外中夜有
物如牛鼻于酒上瞻乃匿劍躡步大言極力刺之其物
匣刃而走血流如注瞻率左右明炬索之迹其血至後
宇角中見若烏革囊大可合簣喘若鞞囊蓋烏郎也遂
燬薪焚殺之臭聞十餘里一女卽愈自是風雨夜門外
聞啾啾聲次女猶病瞻因立于前舉伐折羅吡之女恐

怖叩首瞻偶見其衣帶上有一皂袋子因令侍奴婢解視之乃小籥也遂搜其服玩勘得一簣簣中悉是喪家塔帳衣衣色唯黃與皂耳瞻假將滿不能已其魅因歸京逾年姚罷職入京先詣瞻請瞻爲加功治之涉旬其女臂上腫起如漚大如瓜瞻禁針刺出血數合竟瘥

居延部落主

周靜帝初居延部落主勃都骨低凌暴驕奢逸樂居處甚盛忽有人數十至門一人先投刺曰省名部落王成多受因趨入骨低問曰何故省名部落多受曰某等數

人名字皆不別造有姓馬者姓皮者姓鹿者姓熊者姓麀者姓衛者姓斑者然皆名受唯某帥名多受耳骨低曰君等悉似伶官有何所解多受曰睡弄椀珠性不愛俗言皆經義骨低大喜曰曰所未覩有一饅卽前曰某等壯飢臘臘怡怡皮慢遮身三匝主人食若不充開口終當不捨骨低悅更命加食一人曰某請弄大小相成終始相生于是長人吞短人肥人吞瘦人相吞訖止殘兩人又曰請作終始相生耳于是吐下一人吐者又吐一人馮相吞吐人數復舊骨低甚驚因重賜資遣之明

日又至戲弄如初連翩十月骨低頗煩不能設食諸伶皆怒曰主人當以某等爲幻術請借郎君娘子試之于是持骨低兒女弟妹甥姪妻妾等吞之于腹中腹中皆啼呼請命骨低惶怖降階頓首哀乞皆笑曰此無傷不足憂卽吐出之親屬完全如初骨低深怒欲用釁殺之因令密訪之見至一古棺墓而滅骨低令掘之深數尺于瓦礫下得一大木櫃中有皮袋數十櫃旁有穀麥觸卽爲灰櫃中得竹簡書文字磨滅不可識唯隱隱似有三數字若是陵字骨低知是諸袋爲准欲舉火焚之諸

袋因號呼櫃中白某等無命尋合化滅緣李都尉留水銀在此故得且存某等卽都尉李少卿搬糧袋屋崩平歷綿歷歲月今已有命見爲居延山神收作伶人伏乞存情於神不相殘毀自此不敢復擾高居矣骨低利其水銀盡焚諸袋無不爲免楚聲血流漂灑焚訖骨低房廊戶牖悉爲免痛之音如焚袋時月餘日不止其年骨低舉家病死周歲無復子遺水銀後亦失所在

王生

杭州王生者建中初辭親之上國將投於親知求一官

耳行至圃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晚柏林中見二可
狐倚樹如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笑語傍若無一
叱之不爲變動生乃取彈因引滿彈之且中其執書者
之目二狐遺書而走王生遽往得其書總一兩紙文字
類楚書莫可辨識遂緘書袋中而去其夕宿前店因話
於主人方訝其事忽有一人攜裝來宿眼疾之甚若不
可忍而語言分明聞王生之言曰大是異事如何得見
其書王生方將出書主人見患眼者一尾垂下牀因謂
生曰此狐也王生遂收書於懷中以手摸刀逐之則化

爲狐而走一更後復有人扣門王生心動曰此度更來
當以刀箭敵汝矣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後無
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秘其書緘勝甚密行至都下
以求官伺謁期方賒緩卽乃典貼田園卜居近坊爲生
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而至縷裳入門手執兔訃
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家難矣王生乃盡貨田宅不
候善價得其資備塗芻之禮無所欠少旣而復盤鼻東
下以迎靈輦及至揚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
歌唱漸近視之則皆其家人也須臾又有小弟妹牽簾

而出皆綵服笑語驚怪之際船上驚呼曰郎君來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遂毀其纒絰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遺書乃一張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人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因鳩集餘資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纒得數間屋僅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徵其由王生具話本末又述妖狐

事曰但因此爲禍耳因出書示之其弟纒執其書退而置諸懷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郭翰

太原郭翰少簡貴有清標姿度美秀善談論工草隸早孤獨處當盛暑乘月臥庭中時有清風稍聞香氣浙濃翰甚怪之仰視空中見有人冉冉而下直至翰前乃一少女也明艷絕代光彩溢目衣元綃之衣曳霜羅之帔戴翠翹鳳凰之冠躡瓊文九章之履侍女二人皆有殊色感蕩心神翰整衣巾下牀拜謁曰不意尊靈迥降願

垂德音女微笑曰吾天上織女也久無主對而佳期阻
曠幽態盈懷上帝賜命遊人間仰慕清風願託神契翰
曰非敢望也益深所感女爲勅侍婢淨掃室中張霜霧
丹縠之幃施水晶玉華之簾轉會風之扇宛若清秋乃
攜手昇堂解衣共臥其視體輕紅綃衣似小香囊氣盈
一室有同心龍腦之枕覆雙縷鴛文之衾柔肌膩體深
情密態妍艷無匹欲曉辭去面粉如故爲試拭之乃本
質也翰送出戶凌雲而去自後夜夜皆來情好轉切翰
戲之曰牽牛郎何在那敢獨行對曰陰陽變化關渠何

事且河漢隔絕無可復知縱復知之不足爲慮因撫翰
心前曰世人不明瞻矚耳翰又曰卿已託靈辰象辰象
之門可得聞乎對曰人間觀之只見是星其中自有宮
室居處羣仙皆遊觀焉萬物之精各有象在天成形在
地下人之變必形于上也吾今觀之皆了了自識因爲
翰指列宿分位盡詳紀度時人不悟者翰遂洞知之後
將至七夕忽不復來經數夕方至翰問曰相見樂乎笑
而對曰天上那比人間正以感運當爾非有故也君無
相忌問曰卿來何遲答曰人中五日彼一夕也又爲翰

致天厨悉非世物徐視其衣並無縫翰問之曰天衣本非針線爲也每去輒以衣服自隨經一年忽于一夕顏色悽惻涕流交下執翰手曰帝命有程便可永訣遂嗚咽不自勝翰驚惋曰尚餘幾日在對曰只今夕耳遂悲泣徹曉不眠及旦撫抱爲別以七寶梳一留贈言明年某日當有書相問翰答以玉環一雙便履空而去迴顧招手良久方滅翰思之成疾未嘗暫忘明年至期果使前者使女將書函致翰遂開封以青練爲紙鉛丹爲字言詞清麗情意重疊書末有詩二首詩曰河漢雖云潤

三秋尚有期情人終已矣良會更何時又曰朱閣臨清漢瓊宮御紫房佳期情在此只是斷人腸翰以香箋答書意甚慊切并有酬贈詩二首詩曰人世將天下由來不可期誰知一迴顧交作兩相思又曰贈枕猶香澤啼衣尚淚痕玉顏香漢裏空有往來魂自此而絕是年太史奏織女星無光翰思不已凡人間麗色不復措意復以繼嗣大義須婚強娶程氏女所不稱意復以爲嗣遂成反目翰後官至侍御史而卒

鄭生

鄭生者天寶末應舉之京至鄭西郊日暮投宿主人主人問其姓鄭以實對內忽使婢出云娘子合是從姑須與一老母自堂而下鄭拜見坐語久之問其婚姻乃曰姑有一外孫女在此姓柳氏其父見任淮陰縣令與兒門地相埒今欲將配君子以爲何如鄭不敢辭其父成禮極人世之樂遂居之數月姑謂鄭生可將婦歸柳家鄭如其言挈其妻至淮陰先報柳氏柳舉家驚愕柳妻意疑令有外婦生女怨望形言俄頃女家人往視之乃與家女無異既入門下車由再行庭中內女聞之笑出

祝相值于庭中兩女忽合遂爲一體令卽窮其事乃是妻之母先亡而嫁外孫女之生魂焉生復尋舊跡都無所有

靈怪錄終

靈怪錄終

